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九

明　劉基　撰

覆瓿集九

記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郑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為

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於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葢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懽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葢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所有據亦可也夫人欲孝

而親不待或戹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於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於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

如水愈浚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於書傳肇自虞夏以逮於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為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皡迄於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於民物垂於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閒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行之

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於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自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為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為私然則學校以孔

子為師誰得而議之哉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百載人才之出不讓於古而王化之廣古莫及也承平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於師旅為郡縣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巴布哈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修久壞甩剝落梁木蠹腐且陊且壓侯大以為憂亟謀修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吕君誠

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協中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於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於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為之一新經始於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於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於劉基昔者冉有問於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於民涵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為盜庸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則為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為不義以自累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為之記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於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風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於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屭贔雖附之不能為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洶以豗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

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葢松之為物榦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離奇而巃嵸瀟灑而扶疎鬖髿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滲逍遥太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雞之峯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

舟上人為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焉葢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觀於松可以適吾目聽於松可以適吾耳偃蹇而優遊逍遥而相羊無外物以汩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纇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别而書此以為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於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遊者必由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檝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剏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遊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

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𣵀廣開
禧二年中始請於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
煌於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
康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
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歷之初仍
煌於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
弟子景華似璘重建乃徙其址去舊址二百步寺本西
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悦儔皆併力相事無敢

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闥庖湢
湢靡不備具木石瓦甓丹垩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
之觀新若改作而遊觀之勝遂不後於羣寺矣至正乙
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山舍靈峯其寺僧玄旨來邀予遊
因登其背山之樓眺於羣山悠然而懐古焉其西則為
秦望鵞鼻秦始皇帝東遊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
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為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
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俟神曰禹穴

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没於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慘霞明凡可以恱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於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汚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宫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為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

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於成而弗此懷也故顧
志其所自勤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
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
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
書以為燕遊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覩車馬之塵
不深其宫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

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於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於市者乎吾嘗聞隱於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傅說處於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

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為隱者也是故傳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㪺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渭水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於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為之是尚為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

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於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志計銷頑梗以徳惠撫瘐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盗潜戢予既從父老請叙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巳巳松陽縣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盗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盗故羣盗皆與亨為仇家無何盗有斬其酋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訐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盗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

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為無罪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亭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亭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察知亭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鹽五引俾卒事亭自惟被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亭來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典既又發補我勞亭實不共以戚公其敢自藏慝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為公為祠樹石以昭示於人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

之功之德永厎弗忘亨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粤自草竊搆亂朝野多故紀綱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獵使亨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為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涖兹邦决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令亨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亨不幸屬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令輸力於官雖罰有

度矧又獲為功於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於李平廖立親遭廢斥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亭之請輒不辭而為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括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恩於其

中馬山川阻修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固足以興人之感恩在而懐威在而憚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瘳民瘼糾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録囚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勤勞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彰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

記其可缺乎粤自盗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廵不及處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决壅疏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以植軏山敷之恵迪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盗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為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於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歴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於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昉建於兹吾知其埀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

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劒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夭

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澗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潏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

實閒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温之軀不可以御蓬

雚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嘉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碑銘

杭州路重修三皇廟碑

世有大人與天地並立而相為無窮三皇是也天地開而人物生蠢蠢焉三皇不出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故為之火食宫室衣服器用以蔽其體以資其生以代飲血茹毛穴居野處於是人異乎獸而後禮義立焉人之所以參天地者三皇為之也皇之德不可名但見其皡皡蕩蕩出乎庶類之表而以皇稱之後世聖人有作無不述皇之所為也帝王降而雜霸興知有皇之名而不

能行皇之道國家混一區宇乃命郡邑悉立三皇之廟是蓋天道循環而皇運之當復也杭於宋為故都以故宋太醫院地為之廟貌宏肆瞻視惟恪其後再燬於燎郡總管任處一即舊趾新作之未訖工而改職至正九年總管寶珂來首謁於廟大懼弗虔無以稱國家初意命趣完之甃以瓴甓丹堊其垣墉甍棟朽腐傾側咸易而新之於是邦人知公為能急先務也夫三皇之道德亘天地天地不壞三皇不死廟不廟不足為皇重輕而

人心之原始報本自不能已況世俗小民不習典籍將不知有所謂三皇今見其廟聞其人必問其故而知人之所以異於獸其有益於世教不亦大哉遂作頌曰厥初馮翼玄黄孰判三皇既出三才迺建寘寘在上膴膴在下維皇贊之維聖之祖維天有典皇則勑之維天有民皇則極之八卦五行人文以宣皇耶天耶孰惻其然皇德在世克舉維皇天運往復有晦必彰奕奕新廟奠我南服仰之栗栗即之肅肅神居既安祀事孔威尚引

勿替勒此豐碑

山陰縣孔子廟碑

生民以來集大成而聖者莫盛於孔子有天下之廣者莫加於有元在内則立監胄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孔子廟而學宫附焉廟以崇孔子之祠學以施孔子之教孔子之道於是大行彌覆載而無間於戲盛哉古未有也山陰為紹興屬縣舊有廟學興替靡常於是寢就廢弛莫有能拯之者同知樂平州事鼎鼎以令選為山

陰縣達嚕噶齊君至則首謁廟詢學事大懼無以稱國家意亟國治之適海寇迭發吏民方洶湧奔走供戎事不暇衆咸以為難君曰學校所以明教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而後盜賊生焉豈無故哉吾聞植顛木者必築其根人有疾病湯藥雖所急而不以廢食其可以艱棘廢教化哉時教諭方缺員乃詢於衆舉儒士黄本攝學官事出俸錢俾修飾其廟宇以及學舍自梁棟榱桷至於瓦甓之毀弗式者咸易新之於是傾者立攲者正隘

者豁缺者完畢者塏危者固欄甍墻壁丹堊有輝帷幙器用無不備具君曰吾特其觀美耳未及實效也乃以豪右所佔田悉歸而徵其入以為弟子食擇老成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咸入學肄業月朔望拜謁禮畢集生徒講經術論道理開陳孝弟忠信觀者莫不喜悅期教化之有成於茲縣也縣之人相率來言於劉基請叙而勒諸石基常歎令之從政者率多尚文具而學校為尤甚能治其實者葢不多見也若鼎鼎君之令山陰獨知

所先務黄君又能相而成之是可嘉已故為述其事而繼以詩鼎鼎君字君輔輝和爾氏黄君字中立紹興人詩曰大哉孔子萬世之師明明學宫教化所基聖人御極於皇緝熙大道之行允也其時人存政舉曷問隆早一邑忠信四方則之立政維君奉宣維臣教育既均靡擴弗馴能知所先是曰賢令勒詞穹碑瞻者起敬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

陰湘湖滙其陽東望會稽至於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爲星紀婺女之辰故其神爲甚靈能袪疫癘作雲雨人有所祈必應故立廟於其山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於神比冦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冦平知越州劉韐上其事於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於蕭山百姓驚竄

市井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興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刼且應賊衆洶懼君詣廟卜於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君乃分遣人捕無賴子為刼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睦寇欲渡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君往禱又輒得雨衆益信神之靈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

惟神所居室獨存君每至廟謁念無以報神貺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人亦大喜爭致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廊像設器用無所不備惟所獨存堂仍其舊繚以垣墉甃以甎石植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趨走承祀益肅以虔時三月壬寅予自杭還越過蕭山而廟適成故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刼賊以能保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哉廟而祀之誰

曰不宜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可尚也矣予故喜而為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

青山兮幽幽綠蘿含烟兮樹木稠望夫君兮悵悠悠巖阿寂寥兮使我心愁雷為車兮雲為馬輕霞動兮江色赭神之來兮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陸離奠芬醴兮薦潔粢留靈修兮畀純禧驅魃蜮兮逐狼虎弭毒沴兮時暘雨禾麻成兮息桴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式恒且堅保佑我民兮樂

以永年

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

太極散為萬彙惟天為最大故其神謂之帝地次於天其祇后也其次最大者莫如海而水又為隂類故海之神降於后曰妃而加以天尊之也天妃之名古不見經傳國家建都於燕始轉粟江南過黒水越東萊之罘成山秦始皇帝之所射魚妖蜃之市悉帖妥如平地皆歸功天妃故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廟歲遣使致祭祀禮

極虖而颶船之往來咸寄命於神即有變怪風惡濤疾呼神乞靈有若火見桅檣間其光輝輝然舟立自定由是海邦之人莫不知尊天妃而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無或與京台州故有天妃祠在城東五里延佑中守土者病其遠弗便於祀事乃徙置其神像於城南垣外_缺之樓故祠遂廢為墟令至正十有一年方國珍復亂海上明年夏五月冦台州自中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_缺薄臨城城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登者盡壓死賊遂

縱火焚郭外民舍樓并燬又明年中書叅知政事特哩
特穆爾出為江浙行省左丞領征討事賊聞之因温州
守帥吳世顯納欵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公與南臺侍
御史尊達納錫哩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討二公既受命
至台州遣使宣諭方氏兄弟大感寤悔罪悉歸所俘民
願歲帥其徒防涓糧至直沽以自效於是海上既寧惟
天妃之神無所於棲遂召其父老謂之曰嗚呼古先哲
王所以致敬於神者非所以為民乎夫神無依惟人是

依人盡其禮而後神降之福今此邦之民士負盾槊衡鋒鏑蒙荆棘披霜雨數歲惟近在海濱之故海之神天妃為靈令人既獲定而神未有居無乃於典祀有闕而扎瘥夭厲之咎無所歸乎衆拜曰然公命吾欲也乃即故祠之墟買民地以廣之命達嚕噶齊布延呼圖克治其役乃十月巳酉廟成後帶平原前拖長江環以羣山清宮廻廊丹碧照耀髙門縣垣鏝瓦輝赫修篁美木列植左右台人覲之無不樂神之有依而惠福是邦也於是

栝蒼劉基既叙其事復作迎享送神之章俾歌以祀神其詞曰潔珍兮羞肥芳椒蘭兮菲菲盻靈舟兮注雲旗神不來兮渺予思輕霞兮長烟風颼飀兮水漪漣神之來兮翳九玄伐鼓兮鏗鐘吹羽筀兮舞霓幢焱迴旋兮留六龍樂具奏兮齊肅雍鴻熙洽兮釐祝從江安流兮海恬波伏蛟蛇兮偃黿鼉蔚桑麻兮穟麥禾有壽考兮無夭瘥穆幽潛兮動天和於神功兮世不磨

故鄞縣尹許君遺愛碑銘

至正十三年歲在癸巳秋七月六日鄞縣尹許君卒於官其配葉氏旣以柩歸葬天台越明年乙未夏五月鄞父老以董先生朝宗書致鄉貢進士楊君彝所為行狀於劉基願立石紀尹遺愛請為之文基於許君相好最甚欲有言輒悲不能勝其六月董君使來趣文且曰鄞人知子知其尹且不喜阿其所私為可以傳信於人子必速為之乃序其系以銘君諱廣大字具瞻世為天台人曾祖德著祖文的皆業儒父嗣贈文林郎江浙儒學

副提舉母張氏封宜人君少不喜弄惟好讀書稍長能
屬文年二十五登進士第授官將仕郎慶元路昌國州
判官辟行宣政院掾史再授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
所至以廉能聞其為武義時嘗奉府檄攝尹金華金華
武義民爭尹訴憲府累月乃以君還武義未幾母宜人
卒君奉喪歸天台服闋如京師時盜起海上連歲莫能
討國家深為民之陷於非辜咎在有司乃更嚴考課法
命大臣各舉可郡守縣令者驗殿最連及其賞罰於是

朝臣多以君薦以慶元為浙東劇郡且薄海與鄞最密邇乃奏君尹鄞君至則先平其差役與民約以鄉都大小分次第較厚薄以均輕重量遠近以命程限罷吏卒弗遣有事則親署於帖俾都役相傳遞令如約來民視署緩急如署至同官或有為而君有故不及署則皆疑弗至須尹署乃至民有訐訟無不聽必召使來前親與辨折委曲反覆得其情然後行雖倦憊無所苟獄訟租賦有下於鄉悉如前約羣吏皆旁睨束手立無敢容一

缺

大府亦無敢託以私者以故鄉人得咸安業無意外費於是新縣學先聖廟復甬東書院延師教子弟月朔望必親視廪膳課講業闡明倫理敦篤行義優禮耆德奬拔後進期以實效鄞士習為之一變其他如湖閘水利農桑常平無不悉心以求合於民情土俗之宜故為鄞五載而人愛敬之如一日會兵革四起郡邑承藩閫命供軍實兵器使者項領相望慶元又樹柵捍江浚隍築城百役並作君令人民均力從役毫髮不容有所私

事有所不可即挺身陳利害雖數忤上官意弗憚無何遂得罪於分省左丞命君以軍資入海而不與之師及諸軍遇賊潰散獨責君令償所失物欲致之死鄞老幼皆號泣詣閫訴帥為解得稍緩比左丞以故去君乃復署尹事癸巳夏旱君親詣天井潭禱即得大雨未越月部使者至郡君前欲白事忽疾作頓於地舁歸卒年四十有六上下咸痛惜之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孟浩次庶出曰鄞生俱幼女三人君為人厚重寡嗜好飲食衣服

可而止故能以廉終其身且善剔煩冗故事至無大小

弗滯處患難人不見其憂為政惟務以信義動人使自

效不矯激立威名卒之日家無餘財元帥遣使吊其賻

自郡守以下及人士之好義者咸以幣賻乃克以柩歸

其鄉銘曰天子有民不能徧治爰命庶臣代之撫綏彼

頑弗忠矯誣以欺俾帝赤子鞠為瘝瘯令徇我欲羣情

乃離誅求實繁怨憤是滋民視官猶狼去之恐遲矧伊

死矣而弗殄厥思嗚呼人鑒孔昭嗟爾有司温温許君

弗矯弗隨因民所好順以導之禁其虺蛇鋤其棘茨俾耕俾獲罔或失時諄諄誨言如父訓兒豈無鞭箠匪教曷施肆不俯於彊而挺於羸用悠厥貞克完靡墮四明之山猗於海湄昔尹在鄞鄞人熙熙令尹亡此胡能不悲維山蒼蒼維水猗猗尹往莫追爰樹以碑比之甘棠勿汙勿虧㝡爾後來視我銘詩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嚮葢其

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效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嘗怪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賄為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

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决一出於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昔者隨有季良不滅於楚衛成公有甯武子不死於晉無競維人不然殆哉況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羣小而棄公也公殁而奏議行於天下令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

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斃屈於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公祠其詳見於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於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於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於太初堂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卨為山長病其簡陋

始改作之其詳見於牟公巘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於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刱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壑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

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廚倉涵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户於是以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於至正十四月四月竣事於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顧選及前山長王玭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儁也既成使請記於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

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扶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

孔子大聖不遇於時旣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人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位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止不隳郡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宫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永無虧

墓誌銘

劉顯仁墓誌銘

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如也時杭學教導職廢不擇有學行輒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營為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郡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焉顯仁曰吾心實不樂為此令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居數月竟以

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於春官歸侍父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暍疾疾二十日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明之黄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為秘書校勘官父名景元讀書作文為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山長顯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顯仁家甚貧而性耿介寡所與交其平

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基是為銘銘曰行成而不詭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弱子嗚呼其死自古有此命也匪咎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於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仁應和卿之墓碑求銘於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為言必當垂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予交没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

其無憾矣夫明日顯仁卒景儀來致其言嗚呼以顯仁之才之德予方期其用於世以澤夫人乃弗克遂以死庸何如哉尚忍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閶禮其銘而和卿其字也應與邘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為氏有應璩者以文章名於漢魏君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平里曰黄岡君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鄔氏君之母也沈氏君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

子也妙靖適郭某君之女也曰擇曰某某君之孫也幼失母氏育於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於天也勤於田儉於家孝於親睦於鄰不角勢以陵人君之修於身也故宋咸淳甲戌二月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至正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壽也海寧州長平里之草營岡君之墓也至正辛夘某月某日葬之日也銘之者括蒼劉基也銘曰彼夸之頤聱騰毀隨此逐之足視忽趾觸弗逐弗夸孰或予加不

天其全夫復何嗟

王文明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秋八月癸丑會稽王文明卒明年三月十二日其二兄以其柩葬於山陰温泉鄉何塔之原括蒼劉基既誌其壙復銘其墓曰王麟字文明其上世為太原人有自太原徙居廬州後從宋氏渡江因家於會稽之山陰而世為宋顯官至將作監簿英孫而宋亡遂晦其迹不求官傳三世至麟麟生而敏慧年七歲誦詩書

能曉其義王千戶振鵬麟之母姨夫也以畫名於朝麟嘗從之嬉故遂工繪畫李徵士龍光麟父之執友也以文名於時麟嘗侍之起居故遂能詩由是聲譽聞吳越間吳越之士大夫能文章者無不樂與之往來基自台來越寓其家南樓居數月麟為詩益大進基每歎而異之謂王氏有佳子弟必當復振矣麟喪父時年十九因哭泣得嘔血疾疾愈後有所觸輒作至是忽大作作十有五日竟卒且卒猶口占為詩左右急進筆已不能書

妻余氏遺腹子一人麟卒後二十七日迺生銘曰桃之夭不如樗也喬萱之茁不如茨也栗孰為其生而不為其成嗚呼奈何歸以永寧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括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為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於括其子孫遂為括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挺承節郎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郎

祖有光武艮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羣兒嬉父母甚器異之謂其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虚觀從葉邦彦先生為道士讀道德黄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於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一真人聞其名授號崇德清修凝妙法師玄教宗師亦畀號教門高士金闌紫衣主領觀事先是觀燬於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修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秖奉昊天上帝其

下為演法堂於是觀宇粲新山水為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愛人𮨇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覲省奉甘旨不匱親没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遊處每眷眷不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撫少閤其兄之二子能讀書則蚤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門户寢衰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實在女女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焉先生又自名

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坐具酒食不極歡不已同門陳樵隱老病先生躬為奉湯藥侍寢興數歲猶一日及卒為治喪葬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為大槩類此故領袖教門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無間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君采先生二年卒於是君采之弟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大相與奉柩葬於觀之南罔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基年未弱冠時讀書栝城中聞紫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遊之

先生先生即束帶出與偕遊過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
舊為某所令為某作於某人實某時無不識且悉遊畢
登肴速觴主僕皆酣飫乃送至溪滸無毫忽怠慢意基
後每與客往先生輒相待如初葢是時鄉里之稱仁德
長者莫不曰吳先生焉丙子之歲基宦遊他方不獲復
見先生令年春歸括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是葬已
七月而惟適持世昌狀來請銘基既豢先生知弗敢辭
乃為之銘銘曰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

分蔓延綿厥徙長沙保民有功續河南治平為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黙安棲蒿茱食氷蘗聲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豫章真人純孝德以扇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汚濁收藏精神歸閟寂金蛇守門遘皇極二六一益靈降質龍離於羊牝馬逸大衍之半返沖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林待制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泣拜於劉基已公乃代之言曰昭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揚名當世者無不與交遊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名於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時嘗與孟思遊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叡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

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
防禦使曾祖佐承信郎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郎殿前
都指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郎至元十三年
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覲京師
迪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於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
其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欵
識度制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
緐度識者謂吾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

來求書者日衆岀輒為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所止肩足摩躡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産而喪葬咸得盡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日至而簞瓢常無儲是歲以疾卒於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於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子一人即貽也孟思為人外不輿物忤而内甚剛介所

交多達官而畧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雲濤萃藁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於世銘曰孰成其名而不侈其齡維蒙弗寘以鑠厥貞有悠曷徵昭以斯銘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子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徙括之麗水曰玉溪居焉故遂為括人曾祖森祖杞父傑皆隱不仕守分務本以致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夷善居室州

閭族人無不敬信能與人交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仲趙
公子昻李公仲賓皆相好讀書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
獲罪於親戚鄉黨使得自娯於一立一壑足矣寵榮權
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
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當以時斂葬我毋
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配劉氏先四
年卒年五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日合葬於戴村先塋之
側子二人長曰珖其次曰瑾瑾早死君卒之明年君之

弟壎以珖來泣拜於劉基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才學宜用世澤物乃閟不顯斯為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人之福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不滿一不為夭有田宅以足衣食不為窮守已而不惡於人不為無德世治而生世亂而死生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為不幸夫何憾乃為之銘曰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於否克全弗毁誰如其祉以覃孫子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由是見知升通判州事累遷户部侍郎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用事臣意進權户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爵縉雲郡公曾祖溙宋朝奉郎通判平江府事祖梓父㮚國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文林郎常德府龍陽

縣丞昕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嫁為令將仕郎處州路教授吳君虎孫妻吳君先卒卒後二十年是為至正九年而夫人以其年九月壬戌卒年八十十月巳酉祔葬於教授君之墓墓在青田縣鳴鶴鄉之擇山子男二人長士弘次士毅士毅早卒女二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誂孫男三人支生本生棣生女二人夫人能讀書每暇日必召子孫立堂下講經史大義亹亹不倦故其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銘曰維梁之先因國為姓叔魚師孔侯

封千乘統守九江蹟著七序政既可稱言亦有緒伯鸞清節文貞純孝賢良代生可則可效侃侃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人是宜兢兢婦道肅肅母儀孝慈既備壽考以寧詩書之訓子孫是承擇山之原其士孔阜以妥厥靈必大乃後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莘字希尹世為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曽祖某祖某父某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

以德稱於州里至處士而家益裕行益謹推餘濟急雖
數不吝邑舊有通濟堰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澇
壅泄必先出己資倡事皇慶癸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
大戚處士竭力冒寒暑董役三年乃完葢未嘗矜其勞
焉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一其卒之月日又
其生之月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至
正癸巳四月丙辰合葬於其鄉吳院之原子男四人女
一人孫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盛蕃衍有後也已

銘曰既羸既寧胡為乎公卿位不酬其履多而孫子克世乃祉垂於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年三月癸亥卒葬於麗水縣和樂鄉太平里曰浯溪大美之山至正十七年郡人季仁壽始摭其世系行事以為狀而青田劉基為之誌及銘其誌曰陳氏上世居光州固始縣唐兵部侍郎勲始遷福唐其子孫再世仕閩遂留

為閩人至宋有諱叙者幼以孝聞人稱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累徵不起叙生岳州教授報報生湖南運使禾累贈金紫光禄大夫位特進公高祖也是始居龍泉為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煇長沙生左承節郎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堉堉生鐩官左宣教郎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公父也公諱浩一諱汶字養浩少孤母夫人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百家子史知天文歷數之學寶祐丙辰以祖澤補將

仕郎趙蔡馬光祖交薦授錢唐尉不就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荊湖辟權鄂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薦除紹興文學官俱不就後四年甲戌銓授迪功郎平江府司户參軍時潛說友安撫浙西疆起之未幾以印氏殺人事忤賈丞相遂解歸鄉里卒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葉夫人後司户十六年卒而夫人奉養克盡孝道子男四人長椿從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次梓卿次相卿出為叔父後次松卿早世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廣東道肅

政廉訪司照磨潘弼孫男二人㬋杭州路豐衍倉大使
㾾處州路醫學録曽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昔周大
姬女胡公祀虞侯封於陳宛丘是都其後子孫為齊楚
大夫因國立氏實蕃實膚閲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勲庸
德言代有不虛霸先開梁王於南隅涉隋唐宋支分蔓
敷有自光從閩來宅括區踵屬班聯為鄉為儒歷世滿
五是維司戸未及成人而失所怙服膺母訓不憚勤苦
博貫經史蜚聲庠序而弗競弗求篤信好古萬辟數不

就不違毋所參軍小試匪溺簪組不悖法以附勢權臣是忤拂衣長辭歸卧鄉土遂自龍泉移家城府韜光履素和樂訚訚鄰有赤子貧弗能舉我呼俾鞠之卒續厥緒里有墓廬為强暴奪取我資俾直之爰復乃宇姻巨室之嗣請後勿與曰鬼不歆異姓敢餒而祖父惟歿先厥母痛摧肝腑幸有子有孫克承克叙俾母壽以康如子與處浯溪之旁其原膴膴其兆孔安其澤孔溥立石鐫銘百世猶覿

松陽周處士墓誌銘

基還自越之明年冬十一月前松陽縣明善書院山長齊先生米言曰曩志冲以鄉貢進士下第於春官備員教職且三年得善士焉姓周氏名繼祖與之交遠而不忘近而不褻久而敬猶一日也間嘗請於志冲曰周氏居松陽縣之仁厚里自故宋時為名家紹定中鄉貢進士諱梓字茂材者繼祖之曾祖也是生留道字一之至元中嘗以家財募壯士從王師伐漳州叛寇授晉軍千

戶冠平而不顧仕配潘氏是生繼祖之父諱鏗字希聲配王氏生子男三人繼祖其長也繼祖之父自少力學能詩通書數家有積而善散鄉里之死而無棺者遺之木雨雪而突不烟者與之米寒者贈之衣被力能田而

缺

誠意伯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十

覆瓿集十

明　劉基　撰

古賦

通天臺賦并序

昔漢武帝元封二年作通天莖臺於雲陽亦一時之奇觀也相如已死無能賦者乃擬而為之其詞曰惟漢五

世握乾統坤三十有二載文教赫乎有截威武振乎八裔於是乎萬方來同四夷嚮風靡民不寧無神不宗天子乃駕六龍猋輕雷訪王子於緱山邀安期於東萊泰山封兮碣石開宣防塞兮萬福來乃立通天之莖臺延列仙於太虛運巧思於孫卿發脫卒於溫舒景雍土之高明得軒轅之闕丘役六丁以孱功鑿坤輿以承趺下刻峭以削成兮上辨華而紛敷屹屹兮似不周之天柱挺挺兮若閶風之瑤圃矗鴻蒙以建標兮拖甘泉以為

袪日月縈繞於中央兮雷霆彂律而在下俯太微之連珠兮見華嶽其如馬雲霧起於太空兮激倒景而成虹攀帝車而陟三階兮平步閶道而入紫宫建畢昴以為梁兮繚銀河以為帶覽九州於一目兮游氛却而清氣會爾乃命方士集玉童脯文麟炙輕鴻揚太一之靈旗撞碧玉之華鐘萬舞波動百神景從奏承雲兮發咸池獻三嬪兮矯兩龍合六律兮齊八佾美要妙兮靈感通樂具九奏神交五精紅光下垂熀如流星欻霍揮忽電

掣而猋集兮皓皜暸晶天輝而日晶方象載之樛流兮伏燭陰以承衡蜚陳寶使先驅兮曳旄頭以為旌纖阿舒徐而按節兮飛亷游揚而不驚於是萬姓盱盱使者肅肅竽籟戢音鳥獸跧伏風摐摐以扶輪兮雲霏霏而蒙轂爾乃鏗蒲牢舉神爟聲砰隱於穹窿兮燎煙熅以燭漢於是乘輿乃升竹宫展嚴禋老㫫相禮后䕫正倫張九光之華鐙列羽葆以行陳登降有數拜起有秩八神雍穆而順序千官端儼其如一精誠交孚上下不二

祀事既虔天瑞乃至泰山宵呼白雲晝媚露落仙掌芝生洞房灑銅盤以如飴擢九莖而夜光蓬萊致如瓜之棗玄州獻不死之香神英周而復始與天地同久長於是天子乃䁈然而思湛然而疑曰予否德曷致休徵將天以民為子而王者代天以理苟能以天心為心天胡為而不喜往者南征北伐東狩西巡雖曰順天以行道能不動衆而勞民迺命謁者省四方賑貧窮察饑荒寒者與之衣餒者周其糧六宫罷文繡之飾上林閒射獵

之場老羸無負戴之勞幼穉絶夭殈之傷亘天所覆莫不熙熙皡皡戴帝德於唐虞也遂作頌曰於玉臺兮赫通天不日成之黔走先縹綿綿兮穆上玄太一貺兮輝光員拜竹宫兮熙恪虔蕃祉衍兮德澤宣人神和兮皇億年

古樂府

女兒子

女兒二六月上弦嬌羞長在阿婆邊阿婆愛惜女兒子

女兒只愁阿婆死

古詩

題蘭雀圖

有雀有雀亦集於棘無啄我蘭空林多風霜露其溥婉彼孤芳克貞以完無俾荒蕪以永歲寒有雀有雀亦集於枳無啄我蕙空林多風雨雪有噎婉彼孤芳克貞弗替無俾荒蕪以永終歲

感懷

昊天厭秦德瑞氣生芒碭入關封府庫約法唯三章英雄不世出智勇安可當叔孫一豎儒綿蕞興朝綱遂令漢禮樂遠媿周與商逝者如飄風盛時安得常寤寐增永歎感慨心内傷

四月陽用事羣物咸長榮靡草雖就死王瓜亦復生死生誰所致時致莫能爭聖人洞神理守分無外營修身俟天命萬古全其名

自都回至通州寄布達世理原理二首

旦辭文明門回首望宮闕長雲擁蓬萊煙霧中滃欝此去不崇朝杳若隔溟渤扁舟指吳雲離夢縈燕月雖懷歸鄉歡復愴知已別裁詩寄悠悠感念深至骨

西風吹青冥征鴻暮蕭蕭一辭都門去便覺京國遙輕霜入秋鬢落英璧寒條念我同年友高誼薄九霄恨我處遐遠不得陪晨朝綿綿久要心萬里匪為遼鱣魴赴清淵孔翠依蘭苕飛潛各有適分得無外徼佇立望閶闔傾耳聆簫韶

晚至草平驛

落日照阡陌秔稻生清香好風自西來吹我征衣裳但惜景物佳不覺道路長幽禽韻蒙茸馬足響康莊驛吏迎我前拜跪進酒漿要我入山館左右華鐙光解鞍待升月星明樹蒼蒼

送僧嘉努叅政赴河東宣慰使

晨登晉陽山西北望雲中大漠造瀚海重關阻飛鴻昔為征戍場今見車軌同相公奉明詔分符招元戎賦詩

睇行雲坐嘯生長風霜濃曙角清月出黃河空細草卧
牧馬虎服韜弧弓天子萬歲壽垂拱明光宫
發安谿至青田戎事急不得留有感
雞鳴戒晨裝掛席日尚早風亂沙上雲雨昏江中島士
生從王事薄質非所寶但懼筋力微任重躓遠道昔邁
園柳青今來江楓老豺狼互滅没憂虞何日了朝原思
脊令夜船夢萱草寸步隔河山愁然傷懷抱
天壽節同諸寓臣拜於寶林教寺禮畢登槃翠

軒分韻得稽字

宿雨霽初節羣山綠如洗流霞絢琳宇旭日射丹棨鳴鐘趨梵宮焚香望天陛遥遥蜂螘忱惓惓葵藿禮萬年主壽長百拜臣首稽竣事陟華軒敦情屬芳醴大師祗園英聰明竇神啓諸公俱俊髦文藻壓班禰肅雍周簋簠古恠夏追蠡鹿鳴歌革蒿魚麗詠魴鱧劒氣星有輝珠光海無底嘉會非尋常令德更豈弟澄心映空曠滌慮俯清泚看竹風泠泠折花露泥泥紆徐睇瀛緬邈

想淮濟巍巍世皇業喬嶽深根柢螳蜋亢齊斧碎首堪立徯農郊慶甘歲已喜先抽薺層樓盼北極祥光應周髀中山致麴蘖東吳來秫米宴酺定有期玉缸浮盎醍

題蘭花圖

亭亭石上竹娟娟竹下蘭歲晚各自媚不知霜露寒欲持贈君子路永江海寬空山日搖落佇立起長歎

正月一日公宴分韻得恩字

青陽肇嘉歲白日回春溫起視天宇間粲然生意存高

堂建華蓋北面朝至尊彤雲暎扶桑條風吹我幡嗚弦在兩楹旨酒盈金樽轅門號令肅主將詩書敦彬彬衆多士矯矯鳳與鵷廟筭得其長豺狼安足吞揆予實碔砆深慙厠璵璠敢矜鉛刀割所望安黎元恢復舊土疆以酬生育恩

題王元章梅花圖

會稽老王拙且癡能畫梅花稱絶奇春飈走筆生古怪中有窈窕傾城姿人生得閒真是好得閒不閒惟此老

布袍闒茸髮不梳一生只被梅花惱天生梅實可和羮爾梅有花結不成世間花實總尤物不如畫圖終古無枯榮

琴歌贈劉元明

龍門獨樹氷蠒弦空林霜清鳴暗泉姮娥抱桂寒不眠離鸞怨啼風滿天碧潭殷雷龍起蟄月落太陰山鬼泣湘江秋水一劍明帝子歸來聞珮聲扶桑浪翻碣石改東海魚飛入西海白雲去盡天茫茫十二玉樓深夜涼

二鬼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為肉石為骨水為血脉天為皮崑崙為頭顱江海為胃腸嵩岳為背膂其外四岳為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為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脚脚踏火輪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

暘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黿煇煌焜燿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㽔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𠾂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兎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掐光弄影蕩雲漢閃奎爍壁葩花搞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為珠璣或落巖谷間化作珣玗琪人拾得喫者胸臆生明暈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換之兩鬼隨即揮刀鈹禁制蝦蟇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

敢起意為奸欺天地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娭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黄姑磯槌河鼓褰兩旗跳下黄初平牧羊羣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巖鑿石取金卯西巖掘土求瓊蕤巖訇洞砉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剌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兎赤鼠兒便從閶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翳鳳來陪隨神䰟清唱毛女和長煙裊裊飄熊旂蜚廉

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
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韓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
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
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
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逵鼉鼉山上作窟
穴蛇頭生角角有歧鱷魚掉尾斫折巨鰲脚蓬萊宮倒
水没橇檥槍枉矢爭出逞妖恠或大如甕盎或長如螮
虵光爍爍形躨躨呌鹿豖呼熊羆蝙吳回翔魈魑天帝

左右無扶持蚊蝱蚤蝨蠅蚋蜞嗜膚咂血圖飽肥擾擾

不可揮筋節觧折兩眼瞠不辨妍與媸兩鬼大惕傷身

如受搒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

青黃紅黑白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

肺脾却取女媧所摶黃土塊改換耳眼口鼻牙舌眉鬚

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告泰山稽命魯般詔

工倕使豐隆役黔嬴礪斧鑿具鑪鎚取金蓐收伐材尾

箕修理南極北極樞斡運太陰太陽機檄名皇地示部

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墀生烏必鳳凰勿生梟與鴟生獸
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虵與蟗生甲必
黿𪚥勿生蝓與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蘅葵勿生鉤吻
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懷刺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絶
其蝝蚳虎狼妨畜牧必遏其孕孳啟迪天下蠢蠢氓悉
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輿孔子思敬
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欹引頑嚚入規矩雍
雍熙熙不凍不饑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

天帝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為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吺吺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恠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名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踪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嶮巇五百夜叉箇箇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栢樗櫟蘭艾蒿芷蘅茅茨燔焮熨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栅內

衣以文采食以廩莫教突出籠絡外蹈折地軸傾天維
兩凫亦自相顧㗛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
待天帝息怒觧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堅心石

我髮今已白我心今尚赤我有一雙翼隨地數千尺地
府不敢收化作堅心石

題墨竹

風梢舞空煙露葉滴晴月折取寄情人感此歲寒節

五言律詩

四月十二日發揚州

幾見明月滿猶嗟行路難時平耻無用身賤敢偷安天地江河濶風沙道路寒旅人元有淚不必雍門彈

濟州太白樓

小逕迂行客危樓舍酒星河分洸水碧天倚嶧山青昭代空文藻斯人竟斷萍登臨無賀老誰與共忘形

送僧嘉努叅政赴河東宣慰使二首

雲中形勝地關塞接天長白草連沙漠黄河入晉陽老臣持節鉞大閫壯金湯昭代思賢佐須公在廟堂

大閫諸藩上元戎朔漠間天低馬邑塞河入鴈門關落日旌旗靜高風保障閒旬宣推碩望喜色上龍顔

送人赴德清税

鏡湖木葉落震澤水波生鳧鴈銜人起笙歌送客行鹽津魚鼓集桑屋繭絲明王税隨時足吟哦待太平

題釣雪圖

雪暗洲渚白江清蒲柳寒悠揚雙短棹汗漫一漁竿忽憶滄浪曲因悲行路難蛟鼉正驕恣還為爾長歎

將曉

愁夢不更續寒天將欲明雪風吹海樹霜月凜江城哀病丹心在艱虞素髮盈殷勤東注水渺渺若為情

五言絶句

題梅屏二絶

樹杪過流星輕霜落半庭疎花與孤客相對一青燈

獨酌梅花下憐花與鬢同折花還插鬢顛倒笑東風

七言絶句

過閶闔

天上絲綸啓玉封懽聲雷動八州同閶江渺渺通炎海添作恩波到日東

題竹木石圖 二首

凌霜傲雪無人問拂水梢雲意自閒願就姮娥借明月卧看鸞鳳舞空山

古木檔森傍水隈鳳凰飛去不飛回披煙細看蒼筤葉
知是湘君淚濕來

題蟹 二首

殼鬬犀函手鬬兵沙堤潮落可横行稻根香軟蘆根美
未覺江山酒興生

擁劒横行氣象豪渾疑練素是波濤能令吻角流饞沫
莫向腮前咤老饕

題枯木圖

幹排風雨三千尺根老冰泉八百年不用江頭喚元緒何妨湖上識神仙

題陳太初畫扇

炎天玉爍水銀流琴上薰風可解憂不負吾皇麟趾意只今誰是富民侯

詠史

奸雄盜竊幸傾危只道冥冥便可欺想到民心思漢日正當揚子劇秦時

遣興

一炷清香一卷書此身安處是吾廬綠槐翠栢宜長日門外何須長者車

七言律詩

感興

赤城霞氣接天台上界仙宮此地開滄海有波容蜄鰐石梁無路入莓苔當時玉帳䠶羅綺今日絲綸到草萊傳語疲氓聊忍待王師早晚日邊來

發嵊縣至上虞道中作

磴滑泥深去馬遲雪殘青嶂不多時荒煙蔓草中郎宅素石青谿烈婦祠日落風生臨水樹野寒雲濕渡江旂宣光事業有書史北望凄涼有所思

次韻和謙上人秋興一首

山雲滿地起秋濤涼葉驚風下九皐藥籠空聞收馬勃弦歌豈復用牛刀草間狐兔營三窟天上龍彲昧六韜周漢中興還有日載歌赤伏詠嵩高

聞高郵納欵漫成口號

聞道高郵已撤圍却愁淮甸未全歸聖朝雅重懷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堯帝封疆元蕩蕩世皇功業甚巍巍忠臣義士同休戚縱欲尋安總禍機

春興

近聞丹詔出天閽聖主嗚謙下士知豈意豺狼猶桀黠未隨干羽格庭墀四郊多壘忠臣恥百戰無前壯士規寄語總戎熊虎將莫教長媿伐檀詩

再用韻答嚴衍二上人

負郭無田生事疎微官已謝不須除散愁漫入高僧舍乘興還過野老居草冷蟲聲悲杼軸霜餘蕉葉碎緘書黄花素髮相將暮獨立凄凉憶往初

六用韻答嚴上人

中夜登樓望紫微北辰不動衆星依由來赤日行黄道多事玄雲變白衣雪下蓬萊三島隔濤翻滄海萬魚飛聖君宵旰惟恭已早晚陽和斡化機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詩

避難移家適遠鄉憂時一夜百回腸徒聞鐵甲連戎壘未覩鈎車跨賊隍不共班超爭食肉欲尋木羽學休糧磨崖可勒中興頌努力諸公佐有唐

妙成觀用何逸林通判韻

我訪仙家溽暑前青楓綠柳暗晴川竹根露濕登山屐沙際鷗迎渡水船雲氣長留虛白室丹光直上蔚藍天純陽道士重來日為問蓬萊是那邊

得胡仲淵書歡喜成詩奉呈舒穆嚕公兼簡三益

軍諮

故人忽寄一封書愁眼還明病亦無風滿高林歸猛虎月凉古塜散妖狐大廷職貢當遄復戎馬資糧不再輸更喜元侯契天意良苗得雨應時蘇

次韻和舒穆嚕公秋日感懷見寄二首

郊原如赭已無茟況得干戈未肯休肉食不知田野事布衣深為廟廊憂典章淪落悲芻狗餽餉倭遲想木牛

禮樂將軍令郤縠豺狼滿地待虔劉

秋陰竟日似黃昏夏旱良苗不半存敢望魚雞充醓醢

尚期菘韭作饔飧煙塵慘澹黃公石雲氣蒼茫紫極垣

作檝濟川須傅說九關虎豹向誰論

重陽日使者持詔用韻柬舒穆嚕公

中元悲斷羲和報九日歡迎詔使來紫禁羽林分壘壁

清秋辰極照中台願從黃石明三略莫使詩人賦七哀

蛾垤牛涔休沸渭泰山喬嶽甚巍嵬

夜坐有懐呈舒穆嚕公

涼風白露下清寥岸柳江蒲取次凋諸將旌麾非一統大藩衣服變三苗雄豪竊據皆屠狗功業輿臺總續貂棄馬獨知懐故櫪天涯涕淚北辰遥

次韻答舒穆嚕公傷用三苗之作

周用羌髳功有赫唐通回鶻禍無訾幽歌鄭曲非同調楚服秦驂實背馳安得著鞭先祖逖趨陪前躅學銚期扶持聖主中興業整頓乾坤去詭隨

舒穆嚕公家人自台州來以詩問之

委羽山前海水飛赤城霞色亂斜暉過庭且喜諸郎至懐土休嗟舊業違李晟孤軍終獨捷杜曾百戰竟安歸丈夫事主心如石去殺勝殘自有機

次韻歲菊

風霜揺落與傷神黄菊於予意自親遲莫長存君子操淒凉不厭主人貧天虚流瀣流清氣月過青冥動細淪此夜空庭耿相對春花夏葉總埃塵

次韻和舒穆嚕公歲除送窮之作

五夜雪霜清沴氣三陽玉燭照芳春願聞馴象來林邑復覩封牛至罽賓川后山示爭效職淮夷海獠悉歸臣君王垂拱明光殿聖敬如湯日日新

次韻和舒穆嚕公春晴詩

幽禽嘖嘖語朝陽細綠駸駸入女桑天上深宮調玉燭人間和氣應勾芒赤眉青犢終何在白馬黄巾莫漫狂將帥如林須發縱太平功業望蕭張

次韻舒穆嚕公題桃源卷

桃花逐水縈紆入不覺清溪路淺深執手問名驚見面論新話舊各傷心壺漿餽餉殯加璧館穀温存贈有金似此情懷良匪惡何嗟歲月去駸尋

再次韻時閏九月九日菊

秋來有菊即重陽曷問他鄉與故鄉愁見飛蓬垂雪領笑搴落蕋入霞觴陶時莫訝逢餘閏遣興聊圖不永傷歲晩移根深記取勿令紅紫問中黄

再用前韻頌菊

天遣幽花駐獨陽移根應自白雲鄉釀成甘谷千年液滿泛瑤臺百寶觴人老容顏猶可返歲寒霜雪復何傷得時無用空妖冶愧死姚家宮樣黃

次韻和舒穆嚕公聞有詔使不至

祈招旦夕動遐心疾首西歸望好音鳳下丹霄雲杳杳魚飛碧海霧沉沉徒言雨露無私潤誰謂陽和未溥臨何日六師能電掃周原依舊載馳駸

和舒穆嚕公冬暖

總謂浮雲解作霖豈期雲氣漫成陰何人奠壁頻瞻仰有客悲歌歎毒淫項帝權移天昌定神龍用亢海徒深掩身未服先賢訓向日空懷寸草心

望江亭

柳拂江亭舊畫欄望潮人去地應閒寢園寂寞秋風裏行殿荒凉野草間白塔盡銷龍虎氣荒城空鎖鳳凰山興亡莫問前朝事江水東流去不還

白塔寺

物煥星移事已迷從來此地惑東西可憐如鏡中一作冲天月獨照城烏夜夜啼

序記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為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載質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内為儒官循次

待用至得一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以達於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於杭期未及三年計餘月無所用即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鞲倏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然也譬之順流江河

以入海其行有遲早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

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三寶柱郎中之徐州兵馬指揮序

皇朝混一九有彀弓韔劒七十有餘載近者河溢齊魯

饑氓聚為盜賊吏民生長宴安所至弗禦故盜日益多

數年之間乍伏乍動所司莫能制朝廷深惟黔首之情

乃立兵馬指揮於徐州選大臣之有謀德威信者為之

辛酉進士江浙行省郎中三寶柱與焉命下衆皆歎服

公拜命就道江浙士庶且喜公之見知於朝廷而又戚
不得留公於行省也相與餞公於杭北門外咸依依不
忍别儒學副提舉劉基作而言曰夫感恩懐惠私情也
為國安民大事也山東為天下要害地盜不可使久聚
公之化行於青徐青徐安天下皆安公之在彼不多於
在此乎衆悅又執爵而言曰夫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
猶民之秉彛而好德也激而躍壅而突縱之而不知其
所底非其情也抑亦有以致之哉方今天朝豈無𤩹猷

之士挽弓六鈞袖椎百二十斤者哉乃弗使而於進士乎取吾君之意深且遠矣公其敬體之哉公曰諾遂酌酒以為别至正辛夘二月日序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吾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為最厚嵗時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於杭子以從仕郎為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

為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為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絕耶今既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悲又自慶其相逢於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於蒐於曽崖而藏莨茂於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為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

哉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既涅槃西方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為蠥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為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咋羣鬼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愓請命願改過為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呪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言佛以慈悲為道能開闡曹

拔死苦轉惡為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嘉有横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檛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於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忘滅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欵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勿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為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

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惛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為佛法者之不當究武事故為道大織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括之明年咸行惠敷姦暴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既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於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於玄妙觀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

大喜皆拜公貺予時奉省檄在括目覩其事因喜而為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裒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括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在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恥若撻於市是皆以天下為己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為歌詩流而為詠歎則必其有所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

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於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矣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况於委質為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括寇因為詩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

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爲無補哉

諭甌括父老文

告甌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㴷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卧晏眠優優坦坦通無敗有登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寛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網漏而不修官缺其人偷惰潛生致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

老子弟不察其故懟暑嗟寒徙怨於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睚眦跳踉曼及草木禽獸率遏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於天驚動天心天子乃受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於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里姻親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啟迪父老心不逆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異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胥屬俾引勿

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夫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於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讎況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僣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慶元路新城碑

上嗣位之二十年詔浙東道肅政廉訪使納璘哈喇以中奉大夫為浙東都元帥適海寇再叛之明年浙東帥府治慶元慶元與台州鄰寇發台之黄巖與慶元相密邇守臣議治城以防不測衆口聒聒弗克定公至名屬吏庭諭之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制也我國家以武德一九有弛城郭弗葺以示歸馬放牛之意至今七十有餘年天下不見金革可謂安且久矣吾聞窮則變變則

通易道也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愚者可以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平世之人溺於宴安鮮不以苟且從事平居論是非嘵嘵風后力牧不能尚一旦變起倉卒則手足無所措以至隳身名離骨肉而不自悟者不少矣夫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吾將佚之怨何懵焉無貌邇言以速咎也衆應曰諾乃命有司序民産高下以差其役輕重先豪右大姓沙門道士以及於齊民斥監督吏勿用先事者有賞後至則加勸勉無罰民大敬服無敢慢時故

城久廢室其址者數百家公命悉徙處官地發廩粟以助不給民忘其徙凡六月而城成周十有八里髙丈有八尺上環列睥睨機弓弩礮石建楯戟羅戈槊旁開六門門有樓周廬百九十有二簡戍卒晝夜嚴警不怠西南二方舊各有水門皆緻而新之東門去江遠則鑿其外為隍北門因江為隍則築堤以扞之凡所設施罔不中度未幾而江東浙西諸郡皆以無城郭失守衆咸頼公之猷為莫不樂其佚而遺其勞於是郡之大夫士及

庶人俱請勒石頌公曰且曰公之惠不獨於吾身而施及吾子若孫世世有所依倚迺以狀白於劉基俾為之文基惟慶元為浙東大府六郡之榦也榦强則枝葉有所附則斯城之完不獨可為鄞人賀而六郡咸嘉賴焉公之功不大矣哉公蒙古沙卜珠台氏字惟仁自始仕至於今政績之在民不可悉數茲獨誌其治城之事故述鄞一作郡人之情而系以詩曰於皇有元受命於天武定文守以洽八埏八埏蕩蕩無此疆彼界仁池禮垣式廓

無外陰陽迴斡寒暑往來隨時之義亦曰大哉溥彼潘邦猗於海壖蛟蛇罔象雨嘯風騫帝命有赫元臣是臨用壯我戎公克協帝心鄞城未築黿鼉走陸鄞城孔完梟化為鸞大府既雄侯甸以寧民曰嗚呼維公之成我有家室公實全之我有毒螫公實捐之樹蓺蓁蓁蓺麻滃滃濤波不洶宵寐不悚鄞人拜手公壽如山公拜稽首天子萬年

台州路新修城濠碑

皇元誕受天命際乾極坤罔不臣妾民蕃物豐兵刃銷戢官吏守文人習於娭孽種竊茁蔓於草莱皇帝惠閔下民乃熈德裨政振乂庶官大簡守令以代撫懐維台為州東南薄海海上之寇實生自台迺延訪於一二大臣擇可監是郡者以行宣政院判布延呼圖克前倅密州監中興鹽城二縣皆以廉能聞及守鄭州又奏績最天子遂簡用焉君至奉宣上德威惠大行吏民敬服盜賊知畏明年中書叅知政事資善公受命為江浙行省左

丞領海右征討事寇聞兵且至即納款行省乞降公遂
改受命與江南行臺侍御史資善公同察便宜招諭二
公既至寇乃卒降上於朝未報其年夏六月大雨水溢
城陊且半衆議謂築城以防寇今寇既滌為民城當且
勿修君乃躋其老於庭謂之曰來女衆我聞欲逸罔逸
惟不遺厥艱乃逸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女往迨於艱惟厥城以
亢乃居弗阽草竊姦宄豈惟海隅女其監於饒嶶杭常

無偷小康以大乃勞維女自底厥尤我之弗告維我罪
民未克喻君曰嗚呼慢藏誨盜潘決弗治虎窺其宫服
功不於時後舉維艱豫乃用後殄乃戚我不女女違兹
惟女居我其以女子孫安衆寤咸應曰諾君遂率其人
往視升自西門循北山降於東湖故雉堞皆錯朽壞其
旁涂又隘陋病走趨不得成列立命乃塞缺完圮闢樯
崇陋纍石埴土彌以蜃炭竣立而坦中憑高而臨卑凡
周九百五十丈而與故城會於東湖之滆築二亭六樓

以休偃邏卒亭依城傍樓迴出城上秋八月城成乃浚濠以洩水道湖自東門至於交孔橋南入於江堰其首以遏潮汐凡長五百二十丈廣五尺深如廣而三倍焉於是髙而瀌下有防水至可瀹弗壅城益以堅邦人始莫不大恱感使君之惠又敬使君之知為政也初君之興是役也稱民産以均其功出官藏以助其寡縣賞以勵其趨事豪右無所避吏胥無所私故不擾而集既竣事父老請記其績乃叙其實而系以詩曰維台為城控

帶海濱地脊人儉俗敦書詩在昔太平維曰易治牧臣
迷貪貪以煩之刻木弄文化鳩為鴞激水之躍騰於目
眉毒播田野宄䖍滿逵將臣寡謀自棄其師俾虺作蛇
存食以娭帝念庶黎簡賢於畸僉曰臣都有守有為昔
試邑州視民如兒繼僉臬司薙姦如芟庶其克承勿施
惠威帝曰女都往敬爾儀我民我子女懷女綏無怒維
教體子至慈都拜稽首敢不肅祗夕受詔命朝乘以馳
募兵調食如營家私誓清祲氛復命陛墀帝懷無辜恐

胥以罹誕命元臣轉殺為滋聖恩如天皞皞熈熈古帝唐虞家稷人夔重門待暴豈曰敢隳立政維艱即功維機債事迪姦咎由失時匪曰克斷孰宏永規屹屹崇墉實鞏實基洛洛通渠載順有歸滔天知畏草竊何窺厥榦既强式暢乃支惠此柔良以訛羣黎台人曰吁允矣休兹使君之成我民之禧祝我使君壽考以祺揚於大庭熈帝之䝉昭哉勿忘勒此銘碑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舒穆嚕公德政碑

頌

至正十六年季春月九日予自杭歸至處處父老率其子弟遮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舒穆嚕公德政曰往徼公吾聚已為墟今微公吾屬已為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知乎予曰然如父老言夏五月豪酋既來納欵父老又率其子弟造於庭言曰舒穆嚕公邦家之干城庶民之父母也父母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冥亦鮮不念腹育恩亶由中惟公有大造於我州肆我民

誕輆恤於心曰曷以報公願繪公像於祠且勒石紀公功用示於州人子子孫孫俾勿忘請為之文予謝勿能父老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德威既協於遠人旌庸録勲當不憚為舒穆嚕公惠安我民不伐不矜君實知之鑒於庶言式克有徵達丞相心以勸後人時惟至公予敢弗辭乃叙其實而繼以文謹按公姓舒穆嚕氏名闕舊為契丹人其先御史大夫以黒軍助太祖皇帝開國滅金為大勲臣有傳在史官四世祖昭毅大將軍事世

祖皇帝受命南伐克襄樊有功定爵三品為沿海萬户佩虎符鎮處婺田是居江南好讀書工文章元統中襲爵鎮守處州大得軍民心居數歲以爵讓於弟而退處天台山中至正十二年福建妖賊入處之龍泉處婺大震憲司趣起公領征討事公至龍泉募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元公進屯查田使人購其徒為應賊遂撓敗公乘勝掩擊俘斬千計遂復慶元進攻建寧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公乃還歸天台十四年海賊復

叛行省憲司又以副元帥起公分府台州公辭不得已乃命鄉民作保伍團結扼要害使賊不敢輒登岸乃聚糧訓兵以圖進討其夏六月朝廷用舊議立海道巡防所以討賊賊乃復請降帥其屬往衛漕運至京師而妖人黄草堂復扇動黄巖民以報讎為名聚衆搆亂公以計收其渠酋六人斬之餘黨皆散為民台州平行省又檄公分府處州時處之屬縣皆有賊松陽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帥師進討至寳定而黄壇賊大出

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寶定自將麾下還城而賊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軍悉發往江東城中留者不滿數百人又大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壯出拒戰斬不用命者三人衆皆齊奮賊止不敢渡時沿海軍有自江東逃歸者六十餘人公召謂曰女輩能破賊吾當原女罪皆拜曰諾即遣渡水擊賊賊敗走明日退去處州舊有城後廢不修遺址蕪没無捍蔽故百姓尤恟懼會縉雲人又叛從賊焚婺之永康及台之仙居於是處州

四面戒嚴乃議浚湟築城而官倉庫盡空晝夜經畫勸勉商賈大家和集其小民俾効力輸貲咸從無違審勢相方商工度材公悉親之官吏左右無容私焉由是雖勞而無怨者義兵部長吳成帥衆討縉雲賊中途不進乃大掠民財以歸謀亂城中公測知其意即名與計事縛斬之併捕其黨則皆授兵給號將作矣民大驚以為神十有二月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大破之殺其酋餘衆乞降松陽遂昌悉平今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

輯事比至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因悉遵公行於是七縣豪酋相繼納欵公之力也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為文墨交遊彬彬然儒者也及其臨遇事變則智勇奮發運不失機撫循士民則仁慈豈弟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觀其鎮一州未及期月而功效若是使得制方略專且久盜賊何足平哉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請於是述輿情而頌之美既往以期將來也頌曰維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愈遠彌光公載世勲來鎮有

方佩符桓桓出師洸洸謀先鬼神雷行電翔鋒旗所指百怪走藏既剪我棘爰固我疆風雨我廬公樹之墻雪霜我膚公被之裳晨昏起居婦拜兒蹡有聚弗睽公賜溥將民愚而靈羣祝孔祥祝公於天錫公壽昌如川源源如岳蔣蔣於千億年悠哉勿忘

李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滙而為潭𨽻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為高湖之源其上多竒峰絶巘大木之所盤蔚

獻奇納秀故士多俊彥室常殷阜李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尚義故其家日裕𢌿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為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且纖芥之留者何耶驕淫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鑑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履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者雖其

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韋藉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况能保於其子孫故顧制産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為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姻之人咸知所學大則修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為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迺築於其居之側以為堂中設孔子像旁立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卒其族之子弟悉入學者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

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於一鄉一邑以播於天下使人人聞而效其所為則將見比屋皆為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為之記予既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至順癸酉會試春秋義

荆人來聘時楚屈完來盟於師時楚使宜申來獻

提時楚使椒來聘

春秋時中國之安于陋者嘉其慕義而罪其猾夏所以與人之為善而懲人之怙惡也夫荊楚中國之安于陋者也我莊公之二十三年來聘而以人書者以其能慕義而聘魯也僖公四年來盟於師而書其大夫者以其能服義而從魯也是皆所以與之也自是而後楚日以强至僖二十一年之獻捷而稱人以使者非與之也惡其恃强而猾夏也迨夫文九年之使椒來聘書其君之

爵其臣之名視夫二十三年之來聘均為與之而書法
有罪者則以其始見於經與夫寖强於後之不同也嗚
呼楚也僻處於荆山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篳絡藍縷以
啟山林我莊公之十年始以敗蔡書十四年以入蔡書
十六年以代鄭書彼其懷封豕長蛇之心以荐食上國
者未有紀極也況敢望其敬共幣帛以修聘於秉禮之
邦乎又敢望其刑牲詔神以從惠於諸侯之會乎一旦
思善悔過向慕中華而來聘於我聖人以其禮義之交

好甚愈於干戈之相尋也於是進而人之與人為善之德宏矣及齊桓之伐楚而次於陘也屈完實來將服齊而求盟也問昭王之不復則辭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攻則對以用力之難於此見其有悔罪之心有服義之善春秋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則與之者至矣天禍中國齊桓即世宋襄嗣興不知安夏攘夷之義而求諸侯於楚盟鹿會盂開門延盜遂使楚執宋公以伐宋為魯侯不從於伐宋也而

使宜申獻捷以震恐魯國聖人安得而不深惡之乎是
故稱人以使抑其暴也甚矣書名著其强也不曰來獻
宋捷爲魯諱也盟宋以后楚使不通於魯者十又四年
至文九年之使椒來聘則楚人之再聘於魯也是役也
視夫來聘於莊者無以異較之獻捷於僖者爲不同於
是爵其君而名其臣遂與中國無以異則進之而又進
也噫春秋謹華夷之辨楚則中國之變於夷者故上不
使與諸華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來則嘉其慕義而接

之以禮强則罪其猾夏而威之以刑聖人之情見矣抑
嘗反復而攷之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繼是入蔡伐
鄭皆以號舉獨二十三年之來聘乃以人書故知春秋
之與之也二十八年之伐鄭復以號舉至僖元年伐鄭
則改書楚而稱人者非與之也所以著其寖强也明年
侵鄭又明年伐鄭次陘之師為是而起屈完來盟而稱
名氏則豈非以其能服義而從齊乎然而完不稱使是
其美獨在完而不在楚子此聖人之特筆也自是楚人

不敢窺中國者八年至僖十一年而始伐黄十二年滅黄十五年伐徐而敗婁林十九年之盟齊二十年之伐隨二十一年之盟鹿上莫不黜而書人至二十一年之秋會於盂而書子於陳蔡之上者非與之也所以著其大張也宜申楚之大夫獻捷而稱使是楚子使之也名大夫而人其君故春秋之貶人也明年之戰泓二十三年之伐陳二十五年之圍陳二十六年之伐宋二十七年之圍宋二十八年之救衛而戰城濮以至文三年之

圍江九年之伐鄭皆以人書者即敗蔡入蔡之書荊也狼淵起師而后有來聘之舉晉君少懦而不恤國事大夫救鄭而不及楚師當是時也楚之强盛駸駸乎有不可遏來聘而稱子雖以嘉楚人之慕義實所以傷中國之衰微也歟嗟夫楚自莊公之時固已强矣猶幸齊桓創伯有以張中國之勢而屈完來盟有以服荊蠻之心也宜申獻捷横逆莫甚使僖公雖請於天王而討之以繼名陵之績不亦美乎柰何會盟於薄反求楚子以釋

宋公於是春秋望魯之心絕矣厥後城濮大戰雖有以挫其鋒於一時而厥貉次師卒無以抑其暴於他日因循至於宣成之時夷夏强弱由是大判盟宋之役晉楚之從始交相見而玉帛之使反自曲阜達諸鄢郢之都矣襄三十年遂罷來聘以報魯侯之朝回視向日越椒之不書氏者又何如耶讀經至此太息而止

至順癸酉會試龍虎臺賦

龍虎臺去京師相遠百里在居庸關之南右接太

行之東地勢高平如臺背山而面水每歲車駕行幸上都往還駐蹕之地以其有龍盤虎踞之形故名耳

猗歟太行之山呀雲豁霧結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臺摩乾軋坤魁羣山而獨尊其背崔嵬突嵂森岡巒而拱衛其勢則昆侖駊騀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敦圉而踞峙蒼龍蜿蜒而屈盤肰昂首以奮角恍飈興而雲乇其北望則居庸巉巇嵲烟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崕之鐵蹬鳥

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摯其下視則漲海沖瀜飛波洸
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之窓邇睇三山之可通
彼呼雁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蟾望屋曷足逞其雄豈
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一作糜勞乎土功也想其嶔
岑碕礒曼衍迆峙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靈獻其幽秘
歸邪護其光晷何嵩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
通光道於上都揭神宗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羌乘輿
之攸止也至若四黃既駕鹵簿既齊方玉車之萬乘蔚

翠華之萋萋載雲罕與九游光彩絢乎虹霓山祇執警以廣道屏號洒雨以清埃朝發軔於清都夕駐蹕於斯臺明四目以遐覽沛仁澤於九垓眇軒轅之梁甫屑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與蓬萊慨愚生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覩斯臺之壯觀敢不慕乎頌聲遂作頌曰傑彼神臺在京之郊金城內阻靈關外包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行為臂滄海為腹崇臺峩峩虎以踞之羣山巃嵸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

窮於隆神臺與天斯同崇臺有偉鸞駕爰止天子萬年

以介遐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

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藴

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

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

為臣下為民四以上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

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形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

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意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人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為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為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輙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

羣公奏為國史編修力辭不起太祖定鼎建業丞相李
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
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
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為學士海
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
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
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為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
臣當推為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

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其精深别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藴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

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大畧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名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頹然日就衰朽尚可咈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誠意伯文集卷十